

曾我佳城 奇术侦探

泡坂妻夫

AWASAKA TSUMIO

张剑 译



七曜文库



秘之卷



奇术侦探曾我佳城

张剑
译

秘之卷

KIZYUTU TANTEI SOGAKAZYOU. HI NO MAKI by AWASAKA TSUMAO
Copyright © 2003 ATSUKAWA YOUK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0-286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术侦探曾我佳城. 秘之卷 / (日) 泡坂妻夫著;
张剑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2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0626-8

I. ①奇… II. ①泡… ②张…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8041号

奇术侦探曾我佳城 (秘之卷)

-
- | | |
|-------|---------------------|
| 作 者 | [日]泡坂妻夫 |
| 译 者 | 张 剑 |
| 出 品 人 | 刘丛星 |
| 创 意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渠 诚 |
| 责任编辑 | 聂文聪 李瑞玲 |
| 封面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
| 印 张 | 11.25 |
| 版 次 | 2013年1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
| 邮 箱 | jlpg-bj@vip.sina.com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ISBN 978-7-5534-0626-8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奇术侦探曾我佳城全集

· 秘之卷

Contents

3 2 3	2 8 7	2 4 9	2 1 9	1 8 9	1 4 9	1 1 5	0 8 1	0 4 3	0 1 5	0 0 1
珍珠夫人	虚像实像	剑之舞	七只银鸽	变钞小筒	杯与球	人体三分	生日之绳	消失的子弹	焰火与枪声	空中牵牛花

空中牽牛花

空中朝顔

然星，周利分十办宿的案里野中登青藤，且已发文的来星月
赏惠的盘五南风人辞雅四星，十三折平出来括登城
社，恒社，去生着最的社会向，慈益谷雅大起晋人文雅
像才像一越一一七办不可得跟慕陆调的源本翻境时和自音官
，江升故星湖会直那

快音雅音雅面士，益其器调气个的色里个音通城数更良

那年的评选很快就结束了。中书和的色蓄，梁致
同部西部的花魁是惠比寿紫叶白斑大瓣花，花朵直径达二十四厘米。因其在气温低下且日照时间较短之年种得，以及深紫底色上的白色斑点分外耀眼，所以顺利夺得了花魁之位。

东部的花魁，则是具有异形花瓣的“青色涡纹立田白叶牡丹花”。青色涡纹点缀其上，立田叶是牡丹的变种。牡丹那无与伦比的气质，打动了在场的评委。东部花魁拔得了“一朝会”赛花大会的头筹。

天还没亮，罗生门坂的六段寺院内便聚满了一朝会的会员。人们搬来各式各样的盆栽，并不宽敞的院内旋即变成了一片花海。展出的种类年年递增，很多花的品质也极佳。

夜空露出鱼肚白，呈现出一片少见的晴空。这个时候，花色还能再平添一分鲜艳吧——在场的会员十分欣喜。

这天风和日丽，正是赏花的绝佳之日。随着天空渐渐明亮，很多游客聚集于此，他们的目光都被各色的大瓣花朵和异形花瓣吸引而去了。

有个女子站在花盆前，专心致志地观赏着每一盆花。

此女个头中等，眼眸很大，鼓起的下眼皮透出高雅的情调，

扎起来的头发与身上藏青色中型花纹的浴衣十分协调。虽然她看起来已年过三十，但仍能给人风韵正盛的感觉。

那女人看过大部分盆栽，向会场的角落走去。这时，她穿着白袜和黑漆木屐的脚却蓦地停下不动了——她一动不动地在会场里站住了。

只见她眼前有个黑色的今户陶瓷花盆，上面插着细竹灯笼架。蓝色的并叶中，雅致地开着两朵白底红斑的圆瓣花朵。在满是华丽的大瓣花朵和漂亮的变种花的会场中，这盆花简直平淡得毫不起眼。

可是，这盆花唯有一点与其他的花不同。那就是，这盆花，是飘在空中的。花盆是方方正正的灯笼形状，土里插着四根细竹。可无论怎么找都看不到花茎。花叶和花蔓缠绕在灯笼架的上方，虽然开着可爱动人的花朵，但就是没有种在土里的花茎。女人低头看了一眼立在花盆前的牌子——并叶红斑圆瓣空中花朵。

“您好……”她向正要从身边经过的女子打了声招呼。那个女人戴着一朝会的袖章。“这盆花能让给我吗？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女会员表情和蔼地答道：“您能喜欢，我真的很高兴。不过，这盆花由于一些原因，不能出让……”

秋子和裕三第一次交谈，是在前一年的八月。

那一年开了很多漂亮的花。

黎明时起床照看花朵是秋子每天的必做之事。建在屋顶上的花棚、二十坪^①大小的庭院，以及开在玄关旁露地的牵牛花，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父亲是一朝会的创立者，长期担任会长职务。

流行种植牵牛花始于文化（1804—1818）、文政（1818—1830）时期。这个时期里也种出了牡丹、狮子、柳、台、渦、立田、石叠等很多异形花瓣的花。进入天保时期（1830—1844）后，这种风潮由于大火和饥荒而一度衰弱。第二次盛行则在嘉永（1848—1854）、安政（1854—1860）时期，在与前代流传下来的异形花瓣组合后，产生了大量的珍奇之品。这种风潮就像热病般风靡整个江户^②，上至大名，下到住在长屋^③里的町人^④，无不争相种植牵牛花。据说美丽的花价值上万，大坂的豪族用担架抬着盆栽，顺东海道^⑤去江户参加赛花大会，但该风潮不久便因上野战争^⑥而再度中断。

种花的第三次盛行，是在时局较为稳定的明治中期。这次的风潮主要以沙洲形盆景中开出的大瓣花朵为中心。虽然此前的花里也有直径达十五厘米的大瓣花，但经过改良，花

① 1坪约3.306平方米。

② 东京都的前身。

③ 类似大杂院，将一栋房子分隔，租借给数户人家合住的住宅。

④ 住在城市里的手艺人和商人。

⑤ 日本的五大街道之一，从江户通往京都。

⑥ 日本戊辰战争时在上野发生的战斗。庆应四年（1868）五月，集结于彰义旗下的旧幕臣们盘踞在上野一带与新政府军对抗。彰义队伍败北后，旧幕府军队彻底崩溃。

朵可以开到直径二十厘米以上。不久以后，由于战争，除了进行基因研究的学者外，平民百姓便不再种花了。

秋子的父亲试图在从明治时期传承下来的以大瓣花朵为中心的种花活动中，复兴嘉永、安政时期的异形花瓣。为此，他寻访各地爱好者，让一些人们认为已经灭绝了的花种复活了。

父亲病倒后，秋子一度为如何处理这些花而一筹莫展。

秋子每天都能看到父亲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这些花。从五月份播种，到秋天采种，为了这些花，父亲一次都没旅行过。秋子不忍心看到这些花随着父亲的病倒而枯萎。

“种花是我的兴趣。我可不想把这项兴趣强加给你呀。”

父亲虽然这么说，但当秋子问及储水的方法时，他还是满脸喜悦地细细讲给秋子听。

父亲死后，只剩一人在家的秋子已不再想着要处理这些花了。她拜访一朝会的会员，向他们请教正确的栽培方法，如今已经可以顺利种花了。

根据生肥、提炼肥、液体肥这些肥料的制作方法，秋子也曾出过远门去收集美人蕉、桫欏和山毛榉的落叶。当她学到原种的获取方法和配种的方法时，感到了遗传的不可思议和未知世界的广阔。

入门后，她才知道种花十分深奥，终于体会到了肩膀容易酸痛的父亲沉迷其中的心情。

秋子怀着忐忑的心情参加了一朝会，结果她展出的盆栽获得第一。之后她便以此为自信，乐此不疲地参加每年的赛花大会。时间一晃，她已年过三十了。

培育花朵，让它们开出大瓣，栽培异形花瓣的花十分快乐。可是，自己的一生仅仅靠它就足够了吗？

就在这种疑惑掠过心头时，裕三在秋子面前出现了。

裕三每天早上跑步时都会定时经过秋子家门前，是个给人印象很好的青年。

可是，他的容姿慢慢变化了。第一次看到他时，他的样子就像被人追赶似的。裕三掖着浴衣的后摆，脚上穿着木屐。

二人视线相遇，他轻轻向她点了下头，便要离开。就在这时——

“早上好。今天天气真不错呀。”

他声音洪亮地对秋子打了招呼。在花开的时候，他有时也会驻足停留，看会儿花再离开。

一天。

“有件事想拜托你。”裕三对秋子说道，表情极为神秘。

“您能不能把种子分我一点儿呢？”

秋子问道：“你要种花吗？”

“不，是我乡下的母亲想要。她说家里的储物间里尽是螨虫，焚烧牵牛花的种子能驱除这些螨虫。可是现在这时候，谁家都没有种子……”

秋子虽知道牵牛花的种子叫牵牛子，可以入药，但它还能驱除螨虫，倒是头一回听说。

但是，种花用的种子十分珍贵。竟满不在乎地说要把这些种子拿去烧掉——对方若是别人，秋子定会这么想。可是，秋子感觉到了裕三率直的态度。

“好吧。我这儿多少还留着一些原种呢。”

“什么叫原种？”

裕三看见了门旁种植的花。

这个秋子告诉他露地种着的花全是用来采种的之后，裕三显得有些吃惊。

“每天早上都开着这么美丽的花，真让人赏心悦目，可这些都是采种用的吗？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真货，嗯，就是真正种出来的花，一定更漂亮吧？”裕三眼里有光芒闪现。

“想看看吗？”

“想啊……当然想啦。”

裕三二人从庭院上到了屋顶。

裕三似乎被那些花彻底征服了。

“这些……真的都是牵牛花吗？”

对于只知道漏斗形圆花瓣的人来说，这些或许真的难以置信。

菊花般的彩色花瓣、花瓣相互缠绕的石叠、重瓣的牡丹、桔梗花瓣、车轮形花瓣。

裕三述说着自己淳朴的感想。比起大瓣花朵，他对父亲钟爱的异形花瓣更感兴趣，这点也让秋子有了新的好感。

裕三大致看完花，从秋子那里接过驱螨用的种子后，道了谢之后问道：“我也能让这些花盛开吗？”

“只要地方采光好，任何人都能种出花来呀。”

“我也要种种看。”

在这之后，裕三每天早上跑步时，都会看看秋子的花。

禁不“这花太了不起了……”

接连几个早上，裕三都凝视着秋子的眼睛，如是说道。

道。然后又变成：“这花太美了。”

最后则成了一句：“我爱上花了。”

“我爱上花了。”

但是，面对裕三的感情，秋子十分冷静。

最初让她犹豫的，是二人的年龄差距。裕三还在上学，经济上尚未独立。秋子虽然养得起一两个男人，这却与自己所想的常识上的夫妻相差甚远。

虽然裕三说自己喜欢花，但这也是让秋子不安的因素之一。他只是时被罕见的花朵吸引，可这种状态能维持一辈子吗？要是他对花朵腻烦了，恐怕对秋子也会同样厌烦的。自己还无法确信裕三不是那种嘴上说得好听之人。

时入秋天的一天，裕三来帮秋子采种。

此时，裕三已能大致说出花的品种了。

秋子从新种子里挑出比较容易栽种的种子，给了裕三。“明年，我一定要种出让你瞠目结舌的花！到时秋子你可别大吃一惊呀。”裕三拉过秋子的手。秋子坚强的胸膛里，一颗心在剧烈地跳动。在专注于种花的自己面前，或许不会再有这样的男人出现了吧。

“秋子，咱们结婚吧。”裕三说道。

在把自己的身体给他前，秋子相信了这句话。

“简直是胡闹！”

当秋子把自己要和裕三结婚一事通知叔叔时，婶婶不禁插嘴说道。

这位婶婶曾在秋子的父亲死后，把他的遗产贬得一钱不值。

“现在的年轻男人可油得很。他一定是冲着秋子你的财产来的。把你弄到手以后，那个男人马上会去勾搭年轻女孩的。”

婶婶冷不防看着叔叔说。叔叔则一脸不在乎，兀自抽着烟。

“秋子，你先别这么着急啊，我可一直想给你介绍个好对象呢……”

婚礼定在秋天举行。

秋子一心顾虑自己的年龄，无法等到裕三大学毕业。

裕三提议婚礼从简。虽然裕三的家里不富裕，但之所以这样提议，更是出于裕三对流于世俗的厌恶之情。

“要是你爸还在的话……”

婶婶叹息道。不过秋子立即明白她之后要说的话并非“就能看到你的新娘打扮了”，而是“你就能找个更好人家的儿子，婚礼也能办得隆重些了”。

裕三入赘到了秋子家。二人之前已经说定，裕三的学费和零用钱都由秋子来管。

秋子的生活紧张起来。早上，照看完盛开的花以后要去准备早饭，做好裕三的午饭便当，把他送走。她知道裕三喜欢喝酒，所以晚饭总不忘备酒。

“男人可不能太惯着呀。”婶婶如是说，“男人会傲慢起来的。裕三还年轻，得多让他吃点儿苦。”

可是，秋子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

冬天，他们第一次爬上了雪山。秋子的体力远远不及裕三。

山中的裕三依旧显得生龙活虎。

这一年结束，春天来了。秋子来到庭院，整理苗圃。裕三没有帮忙，只望着天空说：“咱们去滑雪吧？”

刚刚播完种，秋子必须和去世的父亲一样，秋天之前不能离开家。

“是吗？原来种花这么麻烦啊。”

“裕三，你一个人去吧。我可不会滑雪。”

“……那我多过意不去呀。”

“这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咱俩是夫妻呀。”

“那……我就在那儿住一晚，好吧。毕竟我每年都去，不去心里不踏实。”

虽然嘴上说着“真对不起”，但当拿到秋子做的便当时，裕三还是像孩子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家。

这一去，却并非一晚不归。

裕三在滑雪场遭遇春雪雪崩，和另几名游客一同丧命。

“让你们乱搞，这下遭报应了吧。”婶婶说道。

她浏览着遇难者名单，目光停在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上。那个女人是和裕三同系的学生，住得离裕三自己家很近。据说二人死时还牵着手。

“这个女的肯定是裕三的情人。”

虽然报纸上的照片印得很粗糙，但那个女人的美貌依然可以想象得到。秋子只觉得一阵眩晕。

“问问他们住宿的地方吧，他俩肯定在同一个房间过的夜。”

事到如今，知道了这件事又能怎样呢？秋子全然没有这个心思。

“裕三也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他根本不是喜欢花，那只是接近你的手段。那个人今年帮你种过花吗？”

秋子无言以答。可她害怕的只是那个女人的家人跑来跟自己说起那女人和裕三的关系。秋子不想听到那是事实。

裕三死后的头七，种子开始发芽了。

为了忘却孤独，秋子埋头于将花苗分类。

从配种而得的种子里萌发出来的花苗按照遗传法则，会出现固定比例的变种。这些变种叫做“疙瘩”，要从花苗中挑出来移到小花盆中。这在种植异形花瓣花朵中，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一天，秋子在屋顶上的花棚角落里，发现了一个花盆。

盆里的土十分平坦，上面有新竹做成的灯笼架。但在秋子的记忆中，并没有这个花盆。

如果秋子不知道，那这一定就是裕三做的了。可是，在移栽花苗前，为何先要搭好竹子呢？秋子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不管怎么说，如果裕三这么做是想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就证明他并没有对花失去兴趣。

秋子怀着祈祷的心情，往那个花盆里浇水。

别的花苗都长齐了，唯独裕三这盆没有发芽的迹象。

又过了一周，秋子继续浇着水。

之后又是一周……某天早上，花盆的上方冒出了绿色的芽！

秋子立即明白了其中玄妙。机关就在灯笼架的竹子身上。裕三打通竹节，把竹管扩大，然后在竹子露出土壤十五厘米高的地方钻了个孔，把种子播在了那里。

从竹孔中发出的芽径自生长。随着叶子数量的增多，那个竹孔便被叶子遮掩住了。

“明年，我一定要种出让你瞠目结舌的花！”

裕三曾这样说过。

裕三讨厌循规蹈矩。穿着浴衣跑步、冬天爬山、春天滑雪的裕三保留着独自的想法，瞒着秋子悄悄种着神奇的花朵。

八月初，盆栽结出花蕾，花朵绽放。

虽然由于栽培得不合常理，花种得不是很好，但去年秋天裕三从秋子那儿拿到的种子，却漂亮地开出了红色点缀的圆形花瓣。

清晨，看到这些的秋子，已经确信裕三根本没有情人。秋子蹲在花旁，泪流不止。

秋子觉得伫立在花前的女人似乎在哪儿见过。

傍晚，秋子收拾花盆时，才想起那个女人的名字。而后，秋子忍不住对着裕三的盆栽喃喃低语：

“你想出的技法确实比我高超得多啊。这不，连大名鼎鼎的女魔术师曾我佳城看了，都惊讶得走不动道儿了……”